



**Mandarin**

**Hang ZHOU**

## 直立革命：或人类为何直立行走？

恩古齐·瓦·提安哥（肯尼亚） 著

周航 译

很久以前，和其他四肢生动物一样，人类手脚并用行走。人类的速度比野兔、猎豹和犀牛都快。和身体其他器官相比，臂和腿之间更加相近：它们有相似的关节——肩膀与髋部、手肘与膝盖、手腕与脚踝、手掌和脚掌，手脚掌末端也各有五个手指和脚趾，每个上面都有指甲盖。手指和脚趾的安排也很类似，从大脚趾、大拇指，到小脚趾、小拇指。在那段岁月里，大拇指紧挨着其他手指，就像大脚趾紧挨着其他脚趾一样。双腿和双臂就像亲哥儿俩。

它们互相协作带着身体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市场、商店、深山和丛林，任何需要移动才能到达的地方。即便在水里，它们也配合娴熟帮助身体漂浮、游泳和潜水。它们之间的关系民主平等。它们也可以借用其他器官的功能，比如嘴巴发出的声音、耳朵的听力、鼻子的嗅觉，甚至眼睛的视力。

它们之间的律动和无缝合作让其他器官心生嫉妒。这些器官抱怨需要将自己的特殊天赋借给它们的同胞。嫉妒使它们变得盲目，无视是双腿和双手领着它们四处行动这一事实。它们开始密谋反对两双手脚。

舌头从大脑处借来了一个计划并立刻实施。它开始大声发问究竟手臂和腿谁更有实力。它想知道到底谁更强。亲如兄弟的双手双脚以前从来没有在意过对方有什么或者能做什么，但现在借用嘴巴的声音开始声称自己对身体更加重要。问题很快又变成了到底谁更加优美。手臂吹嘘着自己手上纤长的手指，同时嘲笑脚趾又短又粗。脚趾毫不认输，反击嘲笑瘦弱的手指，真是吃不饱的家伙！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好几日，有时还影响了它们之间高效协作的能力。最终的争论还是落到谁更有实力的问题上，它们求助于其他器官作出评判。

舌头提议举行一场比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大家都认同。但是比什么呢？有的器官建议举行一场摔跤比赛——手臂和腿摔跤，其他器官提议击剑、杂耍、赛跑、国际象棋或跳棋比赛。但是每一个建议都被否决了，它们要不太难举办，要不对其中一方不公平。舌头再次借用大脑的想法后提出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每一个器官轮流提出一项比赛挑战内容。手臂和腿都同意了。

比赛在森林里靠近河边的一块空地上进行。因为这是器官之间的内斗，所以它们都对潜在的危险或者任何可能让身体出现意外的事情保持高度警惕。眼睛观察四周尝试察觉出任何危险的兆头，耳朵凝听各方尝试捕捉任何细微的声音，鼻子也清空鼻腔试着嗅出任何侥幸逃过明眼和利耳的危险气息，而舌头也随时准备好大声尖叫“危险！”。

微风将比赛的消息送到森林、河流和天空的各个角落。最先聚集到场的是四肢动物，它们当中大部分都举着绿枝以示和平。这是一群色彩斑斓的观众：金钱豹、猎豹、狮子、犀牛、土狼、大象、长颈鹿、骆驼、长角牛、短角水牛、羚羊、瞪羚、野兔、鼯鼠和其他鼠类；水里的动物居民：

河马、鱼和鳄鱼这些水生动物将上半身晾晒在河岸，下半身潜在水里；两肢动物如鸵鸟、珍珠鸡和孔雀都兴奋地扇着翅膀的，树梢上鸟儿叽叽喳喳，蟋蟀也唱个不停。蜘蛛、蠕虫、蜈蚣和千足虫在地上和树上爬行。变色龙静悄悄地小心移动，一点儿也不着急，而蜥蜴四处乱窜，从来不安心待在一处。猴子、黑猩猩和大猩猩在树枝间来回跳跃。树木和灌木丛也交替摇曳、点头，然后静默不动。

嘴巴以一首歌宣布比赛开始：

我们为了开心而做此事

我们为了开心而做此事

我们为了开心而做此事

因为我们全都

来自同一个大自然。

手臂和腿宣誓要从容地接受比赛结果，不发脾气，不威胁抵制比赛、罢赛或者怠赛。

手臂提出第一项挑战：它们往地上扔了一根木头。左腿、右腿或者两条腿要从地上捡起这根木头再投掷出去。在比赛任意时间内，双腿可以互相讨论，也可以用上任意数量的脚趾来完成这项挑战。双腿试着把木头翻过来，把它推起来，但是几经尝试也无法将木头顺利地捡起来。看到这一场景，手指借着嘴巴的声音一直哈哈大笑。提出挑战的手臂则像参加选美竞赛一样自我展示，炫耀着自己纤细的线条，然后通过不同的方式捡起木头。它们将木头扔到森林深处，引起对手和观众的一阵惊叹。它们还展示了其他技能：从一碗大米中挑出细碎的沙子、穿针引线、制作简易滑轮来搬运重木、制作长矛并投向远处——所有这些都是脚趾一直渴望能做到的动作。双腿只能坐在那里，惊叹于纤细双手的灵活敏捷。观众的手臂看到同类的表现，赞叹不已，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但是双腿并不准备认输，哪怕是闷闷不乐地坐在一旁，大脚趾在沙上画圈圈时，它们也在绞尽脑汁试着想出一项必胜的挑战。

最后，轮到双腿和脚趾提出挑战。它们说这个挑战很简单：手臂只需支撑着整个身体从场地的一边走到另一边即可。多愚蠢啊，骄傲的手指想

着。整个场景十分滑稽。整个身体都上下颠倒了。双手撑在地面上，眼睛与地面挨得十分近，视野也因此严重受限；尘土趁机进入鼻腔，导致喷嚏不断；双脚和脚趾在空中晃荡：nyayo juu（脚掌向着天空），观众大声喊道，嘻嘻哈哈地唱起来：

Nyayo Nyayo juu（脚掌向着天空）

Hakuna matata（不必担心）

Fuata Nyayo（跟着脚掌）

Hakuna matata（不必担心）

Turukeni angani（飞向天上）

但是，观众目不转睛地盯着双手和双臂。几分钟前它们还展示着众多让人难以置信的技巧，现在却几乎动弹不得。刚移动几下，双手就痛苦地叫喊，双臂也摇晃不定无法支撑身体。它们稍作休息又尝试了一下。这一次为了更有力地抓住地面，它们尝试张开手指，但是只能张开大拇指。它们尝试侧手翻，但被裁定为不符合规则，因为完成侧手翻需要腿的帮助。这次轮到脚趾放声大笑了。它们借用嘴巴厚重的喉音来区别于手指刚才发出的尖笑声。听到脚趾的嘲弄，手臂非常生气，孤注一掷地尝试支撑起身体，但是它们却一步也动不了。双手和手指精疲力竭，放弃了挑战。双腿非常高兴地展示了自己高超的运动能力：它们掐着时间急行、奔跑，还秀了几次高跳、远跳，而且没有一次让身体倾倒。所有观众的脚步都跺地以示称赞。手臂举手抗议，认为此举缺乏体育精神，却选择性地忘记了是它们自己最先提出挑战的。

然而，包括观众在内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手臂奇怪的地方：大拇指在双手尝试支撑身体时张开了，现在依旧保持着与其他手指分开的状态。正当器官对手们准备继续大笑时，它们注意到了一些细节：分开的大拇指不但没有减少双手的敏捷程度，反而增强了它们的抓握能力。这是怎么回事呢？身体的畸形变异反而造就出了它更好的状态表现。

关于胜负的争论在各器官之间持续了五天，五恰好也是四肢上手指和脚趾的个数。然而，它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明确地宣布获胜者，因为腿和手臂各有所长，谁也离不开谁。一场哲学的沉思随之展开：到底什么是身

体，它们问道。它们意识到，身体等同于所有器官都在一起，相互依靠协作。只有当每个器官都各司其职时，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才能良好运转。

但为了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争议，同时也为了防止不同器官之间互相为难，所有器官决定从此以后身体将直立行走，双脚稳站在地面上，双臂悬空垂放。身体对这一个决定感到满意，但也允许小孩用四肢行走，避免人类忘记了自己的起源。它们各自分工：双腿支撑着身体四处行走，而当它们到达目的地时，双手会承担起所有制作或者抓握工具的活儿。当双腿和脚费力支撑着身体时，双手要伸展出去，利用自己的技能去改变环境，确保有食物充饥。嘴巴，或者说是它的牙齿，会咀嚼食物并通过喉咙吞咽至胃部。胃部压取所有的营养物质，通过身体的管道系统将它们运输至全身各个角落。然后，胃部将剩余的残渣物质运送至排泄系统，身体会将这些物质排出到空旷地带，或者将它们埋在地里使土壤肥沃。植物随之生长发育，结出果实，手就摘取果实吃。哦，是的，这就是生命的周期轮回。

甚至娱乐消遣活动也进行了相应的分工：唱歌、笑和讲话交给嘴巴；跑步踢球主要由双腿负责；打棒球和篮球则交给双手，当然腿也要跑动。田径运动中，腿几乎是所有项目的主角。如此明确的分工合作使人类的身体成为了强大的生物机器，在所能完成事物的质和量上胜过体型最庞大的动物。

但是身体的各器官也意识到，目前这样的安排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冲突。高高在上的头部可能依旧认为自己比触地的双脚优越，它也可能认为自己才是身体的主人，在它以下的器官都仅仅是仆人。所有器官重申，就能力而言，头和头以下的器官都是平等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它们决定任意器官的快乐和痛苦都需要被所有器官感受到。它们告诫嘴巴，当它说起“我这样我那样”时，它只是整个身体的代言人，而不是唯一的主人。

它们唱到：

在我们的身体之中

没有奴隶

在我们的身体之中

没有奴隶  
我们相互扶持  
我们为了我们  
我们相互扶持  
我们为了我们  
我们相互扶持  
嘴是我们的声音之源  
你支撑着我，我支撑着你  
我们保持健康的身体  
你支撑着我，我支撑着你  
我们保持健康的身体  
团结就是美丽

我们共同努力  
为了健康的身体  
我们共同努力  
为了健康的身体  
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

这首歌成为了身体的赞歌，并传唱至今。它道出了人类与动物或与那些拒绝了直立行走革命的物种之间的差异。

尽管目睹了所有发生的事情，四肢动物并未经历这样的革命。对它们来说，用嘴来唱歌是可笑的。嘴是用来吃而不是用来唱的。它们组成了大自然中的保守一派，固守自己的生存方式，从未改变自身的习惯。

当人类清楚地明白各个器官之间的协作关系时，他们做起事来便得心应手。然而，当他们把身体和头脑视为互相冲突的矛盾双方，一方优于另一方时，他们就把自己变得和那些拒绝直立行走的动物表亲没有什么不同了。

Hang ZHOU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He has been trying to be a regular reader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literature since 2013. Prior to enrolling at SOAS, he worked as researcher at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and programme officer at Oxfam Hong Kong and finished his master's degrees in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and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 Paris).

Thanks Chenlong XU, Stephen Nashef and Yixin YU for their translation suggestions and the proofreading.